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 第八十回 訟師婉言勸紹聞 奴僕背主投濟寧

卻說十八日晨，打發兩班梨園子弟吃早飯，各給了賞錢，自運其箱筒而去。這解折拆棚，檢送借來傢伙，收拾自己物件，俱是王象蓋悉心照驗，那德喜一班家人，當未事之先，趕趁熱鬧，還肯向前張忙；及既事之後，他們竟是興闌情減，個個推委瞌睡，支吾躲閃起來。紹聞吆喝了幾句，幾個盡有不服之意。只因素怯王象蓋，不過背地唧噥道：「伺候了幾天幾夜，不得安生，還吆喝哩。不勝拉倒杏黃旗，大家散了罷。」德喜道：「且耐過這幾天，把這宗事打發清白。天也冷了，不能像往年不受屈，各人尋下投向，好散伙。」這些暗中埋怨，王象蓋且不能知，何況紹聞。

本日借張類村車，沿門投帖，謝了拜壽的客。到晚王氏叫趁張宅的車，送趙大兒母女回去。包了些吃食東西，針線碎布，又給了趙大兒兩件道袍，叫他拆毀，與女兒改做小衣裳穿。王象蓋跟回，好繳明南馬道的車。

次日，紹聞要下帖酬馮健及姚杏庵送戲的盛情，並滿相公、夏鼎辦造壽禮的偏勞。又打算著，他人未必不辭，這夏鼎是定然不肯辭席的。且不言單客一席，只恐他說殯埋母親的纏障。

因此先投馮、姚、滿三個帖子，果然都有辭帖回來，遂把夏鼎的請帖留住不發。此非紹聞今日細密，總因手中窘乏，凡事略知打算。

又過一日，忽而盛宅送個紙條兒，上邊寫著：「照燈、看燈、堂簾、堂毯，祈速發回，午時即用。便中拾紙，不恭乞恕。」

紹聞遂吩咐德喜，叫雙慶、鄧祥、蔡湘，往盛宅送這所說急要的東西。德喜叫三人同到前廳，收拾毯簾，合擾紗燈。爭乃這幾件東西，肘腋下既夾不得，脊梁上又背不得，四人左右打算，難以運轉。紹聞只管催督，說：「盛爺性子你們是知道的，必是刻下要唱堂戲，你們只管挨遲，他在家下就要跳的。」德喜道：「憑他怎的跳，也要生個法子拿得。若有車時，不拘橫順放在車上，就撈的去。又沒有車，要用手拿，兩掛堂簾大長，這毯子一大堆，況這兩夾板燈扇子，八個架子，又怕撞壞了人家哩。你來把這幾樣收拾妥當，俺們情願拿去就是。」紹聞道：

「休要沒好氣。拿不清，街上再覓兩個閒人幫一幫何如？」

德喜道：「誰敢沒好氣。」紹聞道：「你看你那說話的樣兒，叫人受的受不的？是我窮了，你就要緣頭上臉的。」德喜把簾子丟下道：「你窮是你窮了，與我們何相干？休要嘴打閒人。」紹聞急在心頭，怒生膽邊，便劈面一耳刮子，說：「你這淫婦養的，通了不成！我就打了你該怎的？」這德喜一頭頂住紹聞胸膛，說：「你打死我！」頂的紹聞退了幾步。紹聞道：「你兩個還不扯開這個東西？」鄧祥道：「打啣！」紹聞道：「您這一起兒，通是反了！」用力將德喜推開。這鄧祥兩個亦各有憤恨之意。紹聞道：「祥符是個有日月地方，我把您這些東西，一齊送到官上，怕不打折您下半截來。」德喜道：「送就送，一個也不跑。」王氏同巫氏、冰梅俱到廳上，王氏道：「一點點兒，養活你們到這樣大，一發好了。」蔡湘道：「我是僱覓的，我不敢。叫我住，我就住；不叫我住，我就自尋投奔。」

這紹聞也不細聽，開了大門，覓了五六個閒漢，將東西搬運盛宅去訖。自己徑往馮健家，來尋訟師。

馮健迎進家中。這是紹聞頭一次到的，只見一個小屋兒，滿壁字畫。作了揖，又謝前日厚情。彼此略敘寒溫，馮健道：

「我看相公滿面怒色，有何事情？」紹聞道：「天翻地覆的事，幾個小價圍住打我，這還了得！」馮健道：「理所必無。消消氣兒再說。」紹聞道：「我要寫一張『強奴凌主，乞天懲究事』的狀子。但後面情節，我氣的寫不來。我說一遍，煩即照說的，寫個清白。我今日午堂投遞。」馮健道：「我有幾句賤言相勸，若肯曲從，我自酌度個法子，叫他們磕頭。凡事將就些過去罷了。我若是前半年時，央寫就寫，還怕寫的不厲害，拿不翻人。」

我今已為盛大宅曲全兄弟所感，凡事只是勸人。」紹聞道：

「聆教。」馮健道：「我先有一句話，相公休惱。俗話道：鄰居眼睛兩面鏡，街坊心頭一桿秤。大相公近來日子薄了，養不哩許些人，不如善善的開發了幾個，何必強留他們，生相公的氣？」紹聞道：「內中只有一個（貝青）身錢，兩個俱是家生的，如何容得他這個刁悍？」馮健道：「不管他是外來魚，本池魚，總是一個水淺魚不住。且休說水淺魚不住，即是水太清，魚先不住了。譬如做官的長隨，若不是勞金之外，有些別路外快兒，誰還肯跟哩。在主戶人家，糶糶米，有他們出倉錢；賣牲口，有他們籠頭錢；送節禮，有他們腳步賞封；出遠門，有他們盤費餘頭；那些分打莊稼，收租討課，以及修蓋房屋，都免不了有些扣除、侵漁，這才許打就打、罵就罵的。若不然，他們圖啥呢？」紹聞道：「老兄所見不然。這家生子，骨頭也是我的，比不的那攢班戲。」馮健道：「這幾個是前日伺候客的不是？」紹聞道：「是。」馮健想了一想說：「他們有老婆不曾？」紹聞道：「也心想與他們定親，一時還不曾顧得到。」

馮健道：「卻不有來。他們心中一無所繫，人大心亦大，自然難以駕馭他。依我說，相公回去自己酌度，他們可留，磕了頭留下他，把今日的事，只宜丟開為妙；不願留的，趁這宗無禮，開發了他，也省的家中養活。俗話說，心去身難留，留下結冤仇。不知我說的是也不是，相公酌度。相公真正忍耐不下，我就破了戒，替相公寫上一張狀。送了他們。縣上老爺豈能容以僕凌主，亂了上下之分？一頓好板子，何難出相公這口氣。只是打下來，次後怎的結場？這前日還有人因主僕一宗事，要辨名正分，求我寫呈子。原是西門內宋家衙衙宋宅，他老爺做過貴州畢節縣知縣，有一個投的家人叫張彩琪。如今張彩琪孫子，在朱仙鎮開了糧食坊子，有三千家當。自己做了衙道前程，兄弟又住了西司的書辦，這就是預備頂當家主的意思。畢節公曾孫宋三相公，如今進了學，時常到朱仙鎮借貸，遭數多了，未免有求不遂，就吵起來。想是宋三相公吃了些虧，回來拿了一張宣德年間張彩琪投詞，要告張家惡僕欺主，央我寫狀。我一來不乾這營生了，二來看這事難以討便宜，勸了他多少好話，宋三相公再也不依。也不知尋誰寫的，也不知自己寫的，告到縣上。那張家也遞了誣良為僕的狀子。一家以宣德投詞為證，一家打了墓碑墨刻，以祖考張公諱彩奇字樣為證。縣老爺明鑒觀事，卻又忠厚存心，看來宋宅不必要張家做僕人，張家一做僕人，子孫難以抬頭。只是裝糊塗，想著混混的結案。我聽說張宅化了三四百兩，不知真也不真。眼見宋三相公把一份地，當了一百八十兩，都花了。這是何苦著來？」紹聞道：

「這事如今結了不曾？」馮健道：「結了。那張家卻又吃了虧。」紹聞道：「怎的呢？」馮健道：「前月二十九日審這宗事，衙門擠滿了看的人。縣老爺以姓名偶爾同音，不得誣認為僕，斷了下來。張家得了上風，好不氣壯，未出東角門，便把姓宋的娘長娘短罵起來，說：『俺平素不過讓你些兒罷了，當真的就誣俺家是您管家；你娘倒是俺家管家婆！』看的人都有不忿之意。縣老爺聽到辱罵，把醒堂木拍了四五拍，即刻叫回來，又跪在案下。老爺怒髮上指，罵道：『好個中殺不中救的奴才！本縣不肯斷你是家人，是為了宋秀才沒有你這一家子僕人，何嘗行不得？你家做了宋家僕人，子孫卻難以為人。因此自己認了一個糊塗官，無非曲全你的苦心。你這個東西，竟在本縣衙內，膽敢罵起主人來。難說本縣把正德四年的墓碑，與宣德二年的投詞，竟分不出一個前後麼？本縣自己斷案，不用別官翻，本官今日即翻過來：先問你個負義背主、誣祖造名的罪過。詳過了，先剝了你這皮，打你個皮開肉綻。僕人不得自積私財，叫你合家去宋宅服役。』這張家把帽子自己取了，頭上磕了個大疙瘩，口中只叫天恩。縣老爺到底是個慈心的官，再也不肯下大毒手。當面斷了，說：『這張投詞，叫你出三百金，交與你主人宋秀才，算作贖身之價，投詞當堂銷毀。你可情願麼？』那張家回道：『老爺天恩，情願！情願！出去衙門，不拘揭借，即便繳到老爺公案。』縣公差快頭，押令速辦速結。眾人好不痛快。還恨宋三相公是個軟秀才，只該咬住牙不依，何愁千金？

少也不下五七百，免他合家伺候，還便宜了他。」紹聞道：

「既是老爺肯如此辨明主僕之分，我豈肯饒這些東西。」馮健道：「盛價也有三二千私產麼？何苦的。況且宋相公得了這三百

金，回贖自己地土，典家說年限不夠，不准回贖。地是死的，銀子在手是活的。聽說如今花了一百多，只怕年限夠了，宋相公又回贖不起。你說吃虧不吃虧？我一向乾寫狀這一宗事，經的事體甚多。總之，人生不告狀，不打官司，便是五福外一個六福。雖有刀傷藥，不割破的更好。相公要聽我說，究之主戶人家，開口便說某人是我家生子，定然是破落頭來了。相公何苦呢？」紹聞被馮健這一場話，只說得心裡冰消凍解，辭別而回。

到家，主僕這一日也不曾見面。到了次晨，德喜瞧著主人上了堂樓，便一直進去，雙膝跪下，磕頭。紹聞只說是陪小心告罪，誰知德喜跪著說：「俺如今也伺候不上大叔來，大叔也不要俺伺候，情願自尋出路，大叔放也不放？」紹聞道：「有什麼不放，任你去罷。」德喜道：「還有一說，婁師爺賞我二兩銀，路上被賊截去。彼時大叔說過一兩給二兩，如今給我四兩銀，我好做盤費。」紹聞道：「易事。」於是向東樓下，拆了幾封賀禮，稱准四兩，交與德喜。德喜向王氏道：「與奶奶磕頭。」不料雙慶也進來，橫磕了幾個頭。王氏道：「你也走呀？」紹聞道：「任他自便，何必問他。」二人又向東樓來，說：「與大嬸子磕頭。」紹聞道：「不必，不必。」這二人竟是出的後門走了。

原來德喜夜間與雙慶商量道：「不是我一定要走，你沒看，家主一日窮似一日，將來怕難以熬成人。不如你跟我上濟寧婁師爺衙門去，給咱一個事兒辦，吃喝的有酒肉，穿戴的有靴帽。將來衙門熟了，再往大衙門去。衙門裡有錢弄，俗話說：

一日做官，強似為民萬載。可見跟一日官，強做管家一輩子哩。」

雙慶不曾用過衙門，被德喜說動了，說：「明晨磕頭，叫走也走，不叫走也走。主人也必不能強留。」現既得了開籠放鵬的話，好不快活。捆了一副襦袷，一個包袱，拿了四銀盤費，徑自上濟寧去了。

德喜是熟路。走到嘉祥縣被劫的河邊，還指與說當日厲害光景，那是來蹤，那是去路。走到張家集，又住在賣過鬼店裡。

德喜要完舊日請客的心願，少不得也與雙慶請了一位堂客。到了次日早晨，被賣過鬼以及秀才主人翁，說吃了江瑤碟子，喝了人參茶，四川郫筒酒三十壺，訛詐了一個苦哩田地。算了三兩五錢五分，方才歇手。兩人又喜又悔。

到了濟寧，進了衙門。門上轉門的，是認的熟的，回明老爺，傳進去。磕了頭，婁潛齋笑道：「這個像是雙慶，長的竟成大漢仗了。」問起到濟寧之故，德喜道：「蒙大老爺天恩，打發小的少主人回去。小的一路小心，平安無事。及到了家，卻因小的少主人近日光景虧乏得緊，說小的們人多，養活不過來；打發去別處，又不放心，叫小的兩個來伺候大老爺。小的原是幼年伺候過，大老爺也素知道，只求大老爺恩典。」婁潛齋道：「拿你少主人書來。」德喜無可回答。只說來時忙迫，相公一時顧不的寫書。婁潛齋已了然於心，曉知是背主投署，希求收用的緣故，說道：「你們且歇去。」及到次日飯後，潛齋一聲傳叫。手中拿了一封書，桌上放了三兩銀，吩咐道：「你兩個把這封書，下與你家相公。這是三兩盤費，回去罷。」又叫門上交與一千錢。德喜還欲回話，潛齋已出門拜客，打點閃門而去。

這二人怎的肯走。門上說：「老爺已知你兩個是背主逃脫，這是為你兩個舊年伏侍過，所以開脫你兩個回去。您又路熟，料無妨礙。書中寫的明白，您家家主還肯收你。若不肯回去，老爺明日就要遞解你兩個哩。」這德喜方才曉的做官哩明鑒萬裡，難以再停。又說叩頭面謝，門上已有不悅之色。只得帶了行李，出了宅門。兩個面面相覷，無可設法。

及至出衙不久，把三兩盤費吃盡，回不了祥符。雙慶流落到莘城戲班，學了個迭衣裳的。後來唱到省城，方才改業。

這德喜兒後來弔死在冠縣野墳樹上。鄉保遞了報狀，官府相驗，衣襟內還縫著一封書。冠縣行文到濟寧查照，濟寧應復回文，潛齋甚為不怡，向婁樸道：「我不料這個奴才，竟未回去，把他命也送了。」心中好過意不去。